

重上幕峰赏樱花

陈怡升 (咸安)

这些年,几乎是每年的仲春时节,我都会回到我的家乡大幕山,去寻找和啜吸春天的气息,去约会山顶处那漫山遍野的野樱花,但今年春天,我还是被大幕山“东源樱花谷”的樱花,以及此处所呈现出来的景色震撼了!

上个周末,偷得半日闲,我和几个友人一起,早早地从温泉驱车奔赴大幕山。说实话,与其说是朋友的邀约,不如说是家乡春天的召唤,是那多少年“养在深闺人未识”的大幕野樱花的招引,因为我喜欢在这样的时节,去山顶处那个远离尘世的空灵之地,让那灵性十足的野樱花,和自己有些敏感的心,有一次柔性的碰撞。

伴着和煦的春风,不觉间已经来到了大幕“东源花乡”!山下处,只见一处偌大的东源田畈,这是一片溪流冲积地,呈不规则的扇形,因溪就势,有梯次地向下降展。这时节的

田畈,满世界都是盛开着的黄灿灿的油菜花,与大幕山翠竹依依的黛绿色,以及顶峰处依稀可辨成片的粉白色的樱花,构成了一幅活生生的五色闹春图。接着,车子沿着新修的柏油马路,经过一番七弯八拐的攀爬,终于到了人迹罕至的峰顶地带,这里已然没有了翠竹和高大的乔木,清一色的灌木丛,而从林里最多的,就是一些错落有致的樱花树。只见半坡上,一树树怒放的樱花,似一团团粉红或粉白的流云,让车上的我们,望着窗外淡然静放着的那团团簇簇,也禁不住心潮激荡,惊喜和雀跃之情油然而生。

至峰顶停车场,一行人下得车来,只见山顶处天气突变,一下子流云飞雾,山下的景色都笼罩在一片云山雾海之中,且一股寒气迎面扑来,我们不禁打了个寒颤。我们往顶峰处攀爬了好一阵时间后,方觉周身渐

暖。而此时,太阳也慢慢从厚厚的云层中钻了出来,不一会儿功夫,满山的云雾倏地就消失殆尽了。只见群峰垂伏,一览无余:往左近看,山谷处,樱花锦簇,开得热烈烂漫,缤纷满山,满眼像一片粉红色的花的瀑流;极目远望,山下处,一直延伸着的黄灿灿的油菜花色带,一垄垄,一块块,一片片,由近及远,把天地染成了无限的金黄色的柔和春光。

我们寻得一条樱花小道,往谷底走,清一色是高低错落的樱花树,树上一律是粉红和粉白的花朵:无言,却似有声;淡然,而又热烈;明艳,又不落俗。静放着,一簇簇,娇艳欲滴;静落着,一片片,一点点,残红满地。走进那樱花丛,攀枝细看,那朵朵淡雅的花儿,她们不躲不藏,不卑不亢,伸出细小微黄的花蕊,连同簇拥着的淡粉色的花瓣,在

阳光的映照下,静静地开着,覆盖在树冠上,热闹又简洁,清新而质朴,静谧又优雅,温暖而浪漫。

我静静地站在树下,望着樱花树灿烂的盈盈笑意,以及满地残花败落的景象,我从心底突然有了一种莫名的颤动和感悟,为樱花从灿烂到零落的短暂的花期,为在花期里樱花所表现出来的从容淡定,开与落,喜与悲,都是一种常态,都被看做是生命过程一次完美的转身,如斯而已。唉!由花而已,由己推人,大千世界,茫茫人海,我们到哪里去找寻一颗拥有这种淡泊、恬静且透明的心呢?

大幕山东源樱花谷,我被大幕山神奇的山水风光震撼了!我被生长在山顶处这片苦寒之地的樱花,以及这樱花的形貌与风骨,深深地震撼了!

忆妹

夏周全 (市直)

妹妹已去世多时了,我却无法接受她的离去,总觉得她只是去度个假,半醒半寐中我仿佛总能听到她的声音。

“阿寿哥,我不在家的几天,你们为什么总是流泪?不要难过,我来到了天堂里,天堂里也有马路,很干净,没有生活垃圾,没有落叶,甚至灰尘都没有。我不需要扫马路,只要随意走一走,看看花草,看看树木,清闲得很。”我想这是上苍对妹妹的照顾,妹妹一生劳碌奔波,像陀螺转个不停,也该歇息了。

记得十年前,妹妹来到温泉,凭借勤劳和吃苦精神,招录为环卫工人,任务是清扫马路。工作虽然又苦又累又脏,但她毫无怨言,成天乐呵呵的。

她每天清晨四点多起床,五点穿着橘黄色环卫服,风风火火地赶到她负责的那段马路,像舞者,娴熟而有力地挥舞着扫把,打扫马路,发出清晰而有节奏的“沙沙”声,似一段乐曲,驱走黎明前的寂静,给早行人带去问候和欢乐。

她负责的那条马路紧靠着两所学校,学生及家长来往较多,她每天在学生上学前,把马路上一夜散落的垃圾清扫得干干净净,带给学生一片洁净的环境,让人赏心悦目。

上学的人流渐渐消散,她又会推着环卫车,拿着扫把和撮箕,继续清扫马路,直到中午放学,学生走完,她才收班。

若是节假日,同事有事,她会主动顶班,上完早班接着上中班,中餐或啃随身带着的馒头或干脆不吃,一直工作到下班。

若不顶班,吃完中饭,她则去另一家工厂捶竹片,直锤到他人下班。晚餐大多吃得匆忙,丢下碗筷,又火急火燎去加班,清扫马路,工作到很晚很晚。回家,煮猪食,喂猪,为家人准备早餐。

辛劳的妹妹,一年到头,一月到底,一天到晚,不管是天晴还是下雨,也不管是酷暑还是严寒,家里家外,总是忙个不停,从未见过有一时半刻的歇息。

妹妹不仅关心家人,同样关心她的同事,把同事当做兄弟姐妹一样对待,平常只要是同事家有事,她总是抢着代班。节假日更不用说,她常常是第一个抢着值班,辛苦自己,让其他同事享受节假日的快乐。她几乎没有节假日,节假日值完班,如果其他同事临时有事,一个电话,她会放下手头上的所有事情,去帮其他同事顶班。

妹妹与同事有着深厚的感情,在妹妹抢救期间,她的两位同事始终守候抢救室外,当护士告诉我们妹妹的病情比较严重时,她的一位同事跑到医院的走廊嚎啕大哭,久久不能自制。

妹妹关心家人,关心同事,唯独不关心自己。她是我们兄弟姐妹中最小的,身体素质最好,说话高声大气,即便是寒冬腊月,也很少穿棉衣。一年四季,风来雨往,酷暑一身汗,严寒满头霜,无论环境如何差,她都能扛得住,这些年就没见她生过病,她常自豪地说:“我健旺得很,喷嚏都不打一个。”

就是这样一位似钢铁铸成的妹妹,就是这样一位勤劳善良的妹妹,就是这样心里只有他人的妹妹,怎么会丢下家人和同事离我们而去呢?

听弟媳说,妹妹走的前一天中午,她刚刚做好午饭,突然家里多添了几口人回来吃饭,她只顾张罗着家人把饭菜吃得干干净净,自己却来不及吃一口,空着肚子去上班。

在那条熟悉的马路上,妹妹拖着环卫车,娴熟而麻利地清理着垃圾。

下午两点三十五分,太阳有些昏暗,没有一点风。一辆如脱缰野马的小轿车,从马路右侧直冲左侧,撞向妹妹……

时至今日,我们无时无刻不回忆着妹妹的音容笑貌,时而觉得她仍在工作岗位,时而听到她在叮嘱家人。只是,再也无法听到她的说笑,再也无法品尝她为家人做的饭菜。想到此,又不禁纷纷流下眼泪。

我默默地祈愿,愿妹妹真的生活在天堂,妹妹理应生活在天堂!

桂乡诗笺

gui xiang shi jian

咏随阳葛仙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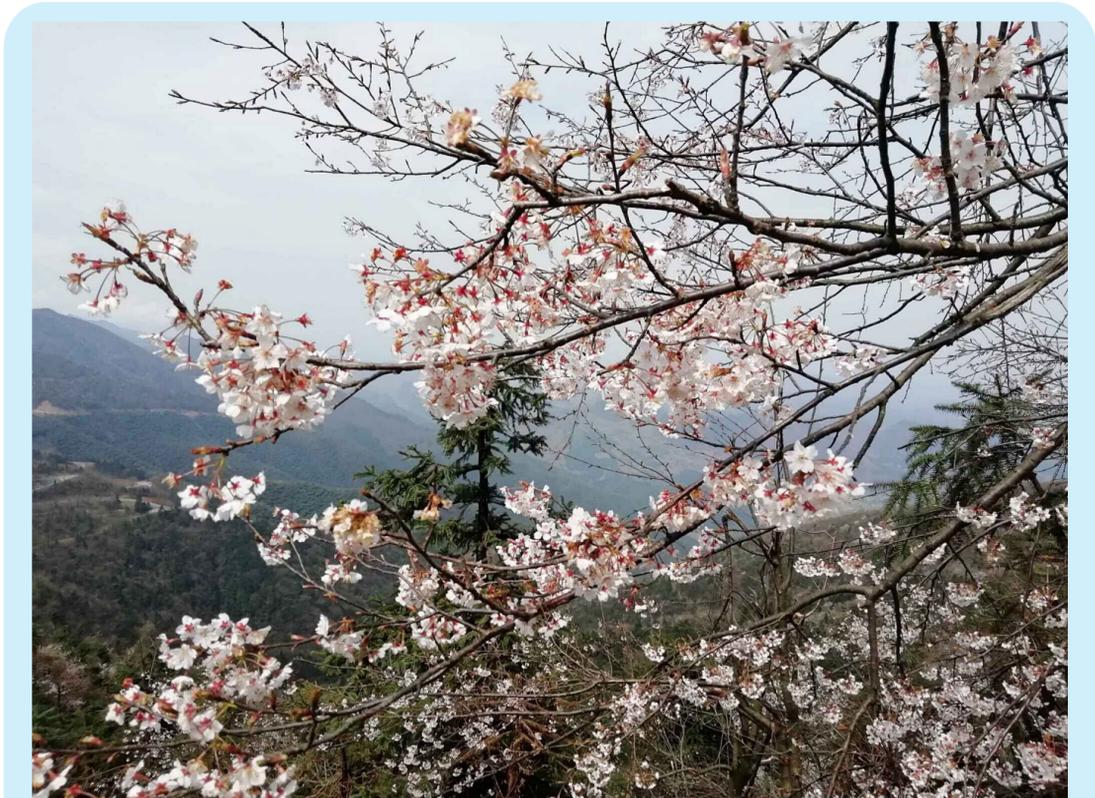
袁秋英 (赤壁)

雨润青峦万物华,
群峰雾绕锁薄纱。
丹泉倒映游人影,
林鸟歌吟满岭花。
粉艳欲滴摇乐舞,
娇柔密布绽枝桠。
朝阳伴作春风笑,
镜上仙山万缕霞。

咏白水畈

刘纯柏 (咸安)

白云飘万里,
碧水漾千波。
堤岸柳飞絮,
畈中君赏禾。



胡剑芳 摄

野樱烂漫

照相往事

周瑞云 (通城)

光阴似箭,日月如梭。暮然回首,许多往事渐行渐远,模糊了记忆。翻开相册,那一张张泛黄照片记录过往的精彩瞬间,见证着悠悠岁月深处的人和事。

上世纪六、七十年代,我的家乡还比较闭塞、落后。乡亲们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,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的日子。“出行靠走、吃水靠挑、照明靠点‘油灯’”是他们近乎原始生活的真实写照。青壮年劳力起早摸黑挣工分,吃饭靠分粮,用钱靠贷款,年终决算倒欠“超支”。温饱尚成问题,更别提奢照相了。那时,农村还见不到照相机。有亲人在大城市当兵、参工的寄回一张相片,全村人像看稀奇一样轮流传阅,看了又看,摸了又摸。媒婆介绍对象,总是先递上一张相片,让各自端详对方模样,许多有眼缘的青年男女一见钟情。那些辛劳一辈子老人最大心愿是为后人留下一张相片。

第一次照相是读小学时候,每人交两角钱照四张一寸免冠相片,一张存档,三张给学生留念。初次照相,心情格外激动,专门穿上新衣,洗脸梳头,装扮整齐。老师点名坐上凳子时,心里蹦蹦跳,又十分紧张。从未见此阵

势,师傅按快门一刹那,我不由自主眨眼睛,一连三下都如此,惹得师傅满脸愁容。记得到手的三张相片,两张与同学交换留念,一张存放家中箱里。

随着年龄增长和照相次数增加,照相经验越来越成熟。以后的同学聚会、班级活动和毕业照相都做到眼不眨心不跳。参加工作后,经常到镇文化站读书看报,逐渐认识了罗站长,并向他学习摄影技术。站里有一部老式海鸥120型照相机,照黑白胶卷。罗站长从照相基础知识入门,帮助掌握光圈、快门、感光技巧,手把手地言传身教,使我懂得了光圈与景深的反比关系,拍人像时尽量使用大光圈,虚化背景,突出焦点人物;按快门时手不能抖,否则照片模糊不清;白天或光线充足的地方尽量将感光调到最低。在罗站长精心指点下,我的摄影技术进步较大。后来,我积攒几个月工资,购买一部“海鸥牌”135型相机,可用黑白与彩色两种胶卷。工作生活中,我处处留心摄影照相。单位搞活动,我现场摄影,深得领导好评,不少新闻图片被报刊采用,还获过奖励。父母生日、亲朋办喜事、家庭合影,我充当摄影师,义务服

务。从儿子出生满月照以及后来成长留影,积攒几大本厚厚影集,留下了一个个精彩难忘的瞬间。

八十年代,随着改革开放到来,照相馆、影楼开始现身街道。起初,彩照靠着色技术解决,彩色胶卷出现后才淘汰。镇上只有老贺一家照相馆,生意红火。请老贺上门照全家福或为老人、新生儿满月照相要提前预约,否则难了夙愿。九十年代后,数码相机取代了传统相机和胶卷,只要存储卡够大,可以随意拍。拍摄失败作品,不用等冲洗后才知道,成本费用低,随时可删除。随之而来的便是当今全民手机照相,一机在身,得心应手,声相同步,立马可见,实现随时随地想照就照的梦想。手机随手拍,秒发微信朋友圈,不管身处地球哪个角落,都能清晰看到所照景物图相。

照相本是人们生活中的一件小事,没照相照样过日子。但照相还是改变了人们的生活,给大家带来乐趣和幸福。照相能有今天可喜局面,既是科学技术的发展,更是社会进步的结果。随着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,照相已成为人们快乐生活的一部分!

陪父亲下盘棋

陈亚平 (咸安)

亲人离开的时候,也是我们苍老成熟加速的起点。

一向以记忆超强著称的我竟然对父亲去世这个日子甚是模糊,只记得是清明前两天。是否自己也是奔老加速了?

回首烟火尽处,绿意渐萌生。

父亲之于我,似乎从未远离。他的音容笑貌,总是那么简洁明了,让我心定神爽。

十周年祭,亲人们离开后,我坐在父亲碑前,下了盘棋。

对手矮我一截的水平,不知怎么,杀意下不了,竟然让一个劫争搅局。复盘时,心绪浮躁。

父亲不会这样,输赢一笑而已。他有极好人缘,“三岁小孩都好伙”。在我印象中,他

似乎没有人关系搞不好。动手术前夜跟病友聊天,“这开刀不晓得跟我们杀猪有什么区别?是从前开还是往后剖?”把整个病房气氛弄得让人意外的轻松。

唯独对我,父亲是极端苛刻,他平时是很和蔼的,发起脾气却很惊人。而且时机拿捏总让你终生难忘。他曾在大年三十将我狠揍一通(因为跟堂妹打架惹祸),也曾在我打球时静观一下午,我发表在墙报上的诗作第一次他看了好久。回来跟母亲说,这孩子能写点东西。

得益于小时的优异成绩,父亲宽容了我看小人书阅读勋章之类奢侈的爱,并让我提前自学。记得小学四年级那年暑假,父亲突然带了副象棋回家,“来,陪我

杀盘!”于是帅仕象车马炮卒兵一起入梦。那年我淘了本《三国演义》正看得痴迷,老师向父亲告状,他说,书应该看不坏人。凭着聪明好学的基础,我很快可以跟父亲对垒,后来迷上围棋,参加工作后,便没什么机会跟父亲下棋了。

女儿小时候,父母跟我们住过一阵子。乡镇工作晚上,没事也跟父亲摆上几盘,只是这时父亲也已非我对手,所以得兴趣索然。同事前来谈工作,看到我们父子激战,大呼过瘾。只是我没想到这竟然是我和父亲在棋盘上呆得最漫长的时光。跟父亲下棋,他是从不悔棋的,但他允许我们悔。女儿跟我下棋打牌输多赢少,也是没劲。跟父亲却是屡战屡胜(后来我才知道是父亲故意输给她的)所以女儿特别喜欢跟爷爷下棋。

后来父亲住院,我陪房难耐,说我们下盘棋吧。我看到他眼睛亮了一下,但过会又暗了下来,说等出院再下吧。父亲出院后,我们却再也没有下棋的机会。父亲下棋的风格如同他的为人,谦和、善良、风趣。我在父亲坟头摆了一局,记得他曾说过,拿到手的,不管是多烂的牌,都要好好打;下残的局,形势再差,也要收好场。

父亲,十年了。你当年栽下的一千多株桂花都已株高过尺;对于年近百百的我来说,父亲教会我的不只是下棋。留给我,局与势的判断;坚持与笃定的人生。